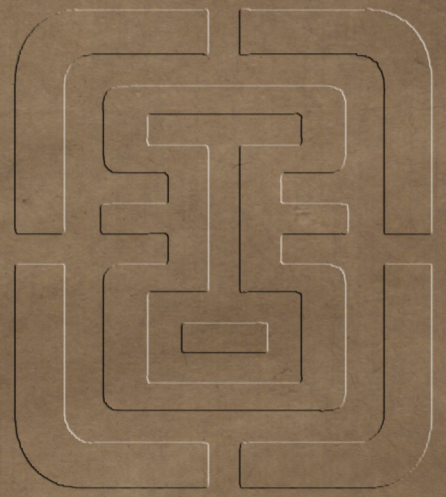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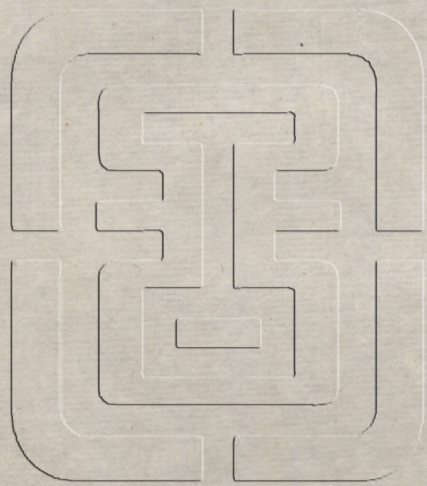


潜
研
堂
文
集

二



1840



潛研堂文集卷四

嘉定錢大昕

荅問一

問坤文言蓋言順也本義云順當作慎然否曰以愚所聞馴與順古文相通象傳之馴致與文言之順其義一也攷尙書疇若子工疇若子上下草木鳥獸先儒訓若爲順而史記舜本紀云誰能馴予工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又五品不遜先儒亦訓爲順而史記引其文云五品不馴是馴與順本一字矣史記馴字徐廣皆讀曰訓而易馴致字徐邈亦讀爲訓訓者順也漢人書乾坤

字皆作𠄎馴順訓並从乾𠄎之𠄎得聲周官土訓先鄭
司農亦讀爲馴北方人讀馴如訓之平聲此古音之僅
存者順與馴義同而音亦相近不當破順爲慎也蒙六
三象傳云勿用取女行不順也女以從一爲順見金夫
而不有躬是爲不順本義破爲慎亦非經旨

問虞仲翔解虎尾虎視虎變皆以坤爲虎譏俗儒以兌
爲虎之失何也曰卦位坤在西南未申之間於天文參
爲白虎正當實沈申方管輅傳亦云申未爲虎漢儒據
禮記左蒼龍右白虎震爲龍則兌當爲虎然於天文未
密故仲翔譏之

問履九四愬愬終吉諸儒皆以恐懼釋之馬融本作虢
虢似亦通曰說文引易履虎尾虢虢訓爲恐懼則漢儒
固皆作虢矣震來虢虢苟慈明本亦作愬愬愬義同
公羊傳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注愬者驚貌

問大畜彖傳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鄭康成以日新
絕句其德連下句與王輔嗣異何也曰二讀俱通以大
有彖傳例之則鄭較長劉邠問管輅易言剛健篤實輝
光日新斯爲同不輅曰不同之名朝且爲輝日中爲光
是輅亦從鄭讀也王輔嗣雖以其德二字連上句然其
傳云凡物旣厭而退者弱也旣榮而墮者薄也夫能輝

光日新其德者唯剛健篤實也與鄭義亦不相遠陸德明釋文以大畜剛健為句篤實輝光為句日新其德為句則失輔嗣之旨矣漢書禮樂志輝光日新晉張華四箱樂歌濟我王道輝光日新皆與鄭合

問豐上六闕其无人說文無闕字蓋漢儒附益之字曰孟喜本作室許君周易主孟氏故不別出闕字虞仲翔訓為空仲翔世習孟氏易當亦用室字室本訓塞反訓為空猶亂之訓治徂之訓存也列子黃帝篇至人潛行不空注云一本空作室莊子達生篇引此文亦作室是室有空義也或曰闕當為窩說文窩空貌

問豐其屋天際翔也諸家本各不同說亦互異未審宜何從曰李鼎祚集解據孟喜本際作降翔作祥云天降下惡祥也鄭康成王肅本並作祥蓋漢儒相承之本如此際降字形相涉故本或為際鄭讀為療訓病雖與孟本異而意猶不甚遠王弼改為翔䟽家申之以為如鳥之飛翔於天則失之甚矣

問渙羣之義曰呂氏春秋嘗引斯爻而說之曰渙者賢也羣者眾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呂氏去古未遠傳授當有所自孔子云寬則得眾又云羣而不黨孟子云得道者多助白虎通曰君之為言

羣也六四居大臣之位以進賢爲己任旁求俊乂聚之於朝所謂其心休休如有容者故有元吉之占且拔茅征吉泰之所以吉亨也勿疑朋盍簪豫之所以志大行也朋黨之議皆起於叔季之世聖人處渙散之時以收拾人心爲本而先散其羣毋乃蹈商王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之覆轍乎伊川言君臣同功所以濟渙天下渙散而能使之羣聚可謂大善之吉與呂覽義亦相近蘇氏云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未合易旨

問耒耨之利注家訓耨爲耘詞意似不倫曰耨與耒皆田器之名說文作耨或作耨訓爲耨器詩序乃錢鋪毛

公訓鋪爲耨世本垂作耨釋器所斷謂之定李巡云鋤也廣雅定謂之耨然則鋪也定也所斷也鋤也耨也一物而異名也呂氏春秋任地篇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高誘云耨所以耘苗也馬融注易訓耨爲耨亦指器名

問八卦方位何以有先天後天之殊曰說卦傳孔子所作其言曰震東方巽東南離南方乾西北坎正北艮東北唯不見坤兌二方兌爲正秋則必正西方矣坤介於離兌之間亦必位西南矣伏羲畫卦以來蓋已有之伏羲以木德王而傳稱帝出乎震是震東巽東南之位必

出於伏羲不當別有方位也漢唐以前儒家與方士均未
有言先天圖者宋初方士始言之而儒家尊信其說
欲取以駕乎文王孔子之上毋乃好奇而誣聖人乎天
地水火雷風山澤各自相對本無方位之可言後儒援
天地定位四語傳會先天之說尤爲非是夫天高而尊
地下而卑古今不易之位也地勢北高而南下君位北
而南面臣位南而北面信如乾南坤北之說上下慎倒
甚矣安得云定位乎

問乾健坤順坎陷離麗兌說皆取諧聲而震與艮獨否
何也曰古書皆以音見義古讀動如董故說文東訓動

震動或作振董

見周禮注

以動訓震取同位之雙聲也蒙象

傳以巽與實合韻入與納通納亦與內通巽可協實亦
可協入矣艮从目从匕亦當兼取匕聲古音支真兩部
相近如振恒爲楷恒祇敬爲振敬之類垠鄂亦作沂鄂
則艮止音亦相近也

問雜卦屯見蒙雜之義曰說文屯从屮貫一一地也屮
艸木初生也艸木初出地上故有見義古書蒙與厖通
詩狐裘蒙戎春秋傳作厖茸蒙伐有苑鄭亦訓蒙爲厖
三國志魏文帝紀注或以雜文爲蒙故蒙有雜義
問升之爲不來何也曰說文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从

一一猶天也故不來爲上升之義

問春秋內外傳占筮之法曰春秋之世三易尙存其以周易占者一爻變則以變爻辭占如觀之否歸妹之睽明夷之謙之類是也數爻變則以彖辭占如艮之八屯貞悔豫皆八是也六爻皆不變亦以彖辭占泰之八是也以爻辭占稱九六以彖辭占稱八九六八之名惟周易有之若雜以它占則否千乘王去射其元王不云蠱之八復之八者非周易繇詞也

問不變之卦不云七而云八何曰惠氏棟嘗言之菁圃而神七也卦方以知八也六爻易以貢九六也七七四

十九著之數八八六十四卦之數九六變成三百六十四爻之數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知來爲卦之未成者藏往爲卦之已成者故不曰七而曰八春秋內外傳從無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者筮之數未成卦也熊朋來云變爻何以罕言七而專言六曰七七著數也八八卦數也惠氏說蓋本於此

問卦變之說漢儒謂之之卦諸家所說各殊願聞其審曰虞仲翔說易專取旁通與之卦旁通者乾與坤坎與離艮與兌震與巽交相變也之卦則以兩爻交易而得一卦乾坤者諸卦之宗復臨泰大壯夬陽息卦姤遯否觀剝陰消卦皆自乾坤來而諸卦又生於消息卦三陰

三陽之卦自泰來者九恒初四易也井初五易也蠱初
 上易也豐二四易也既濟二五易也賁二上易也歸妹
 三四易也節三五易也損三上易也自否來者九益初
 四易也噬嗑初五易也隨初上易也渙二四易也未濟
 二五易也困二上易也漸三四易也旅三五易也咸三
 上易也二陰二陽之卦自臨來者四升初三易也解初
 四易也明夷二五易也震二四易也自遯來者四无妄
 初三易也家人初四易也訟二三易也巽二四易也自
 大壯來者四大畜上四易也睽上三易也需五四易也
 兌五三易也自觀來者四萃上四易也蹇上三易也晉

五四易也艮五三易也臨二之五為屯觀上之初亦為
 屯臨初之上為蒙觀五之二亦為蒙故不從自臨觀來
 之例於屯曰坎二之初於蒙曰艮三之二也遯二之五
 為鼎大壯上之初亦為鼎遯初之上為革大壯五之二
 亦為革於例不當從遯大壯來而伸翔於鼎曰大壯上
 之初於革曰遯上之初失其義矣愚謂鼎蓋離二之初
 革蓋兌三之二也臨初之五為坎觀上之二亦為坎遯
 初之五為離大壯上之二亦為離臨二之上為頤觀五
 之初亦為頤遯二之上為大過大壯五之初亦為大過
 此四卦亦不得從臨觀遯大壯來之例中孚小過二卦

則非臨觀遯大壯所能變且頤大過中孚小過與坎離
乾坤皆反復不衰之卦故別自爲例於頤曰晉四之初
於大過曰訟三之上於中孚曰訟四之初於小過曰晉
三之上而仲翔於大過仍取大壯五之初於頤兼取臨
二之上又於坎云觀上之二於離云遯初之五皆自姤
其例也一陰一陽之卦仲翔說易未及之今依其例理
而董之則復初之二爲師初之三爲謙剝上之五爲比
上之四爲豫姤初之二爲同人初之三爲履夬上之五
爲大有上之四爲小畜每卦當各生二卦也而仲翔於
謙云剝上之三蔡景君說於豫云復初之四於比云師二之

五此別取兩象易爲義其注大畜云萃五之二成臨於
豐云噬嗑上之三於旅云賁初之四亦兩象易也睽本
大壯上之三而仲翔注繫辭蓋取諸睽又云无妄五之
二亦自姤其例也

問鄭康成以爻辰說易今其書不傳惟見於詩禮正義
所引如比之初六辰在未上直東井坎六四辰在丑上
直斗及天弁中孚六四辰在丑上直天淵困九二云初
六辰在未上直天厨皆援天文以取象可引伸其說否
曰鄭氏爻辰之例初九辰在子頤初云舍爾靈龜子爲
天龜龜者龜屬也同人初云同人于門隨初云出門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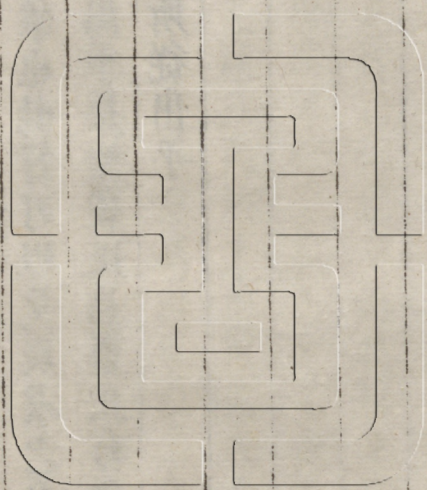
有功節初云不出戶庭子上直危危為蓋屋故有門戶之象節九二不出門庭二亦據初故云門也明夷初云三日不食子為元枵虛中也故有不食之象九二辰在寅泰二云用馮河寅上直天漢雲漢天河也九三辰在辰大壯三云羸其角辰上直角也九五辰在申萃五云大人虎變申上直參參為白虎也上九辰在戌睽上云見豕負塗戊土直奎奎為封豕也初六辰在未小過初云飛鳥以凶未為鶉首也六三辰在亥上直營室營室為清廟萃渙之象辭皆云王假有廟謂六三也六四辰在丑大畜四云童牛之牯丑上直牽牛也上六辰在巳

小過上云飛鳥離之已為鶉尾也小過六爻惟初上有飛鳥之象此其義也解上云公用射隼已上直翼翼為羽翮有隼象也此皆可以爻辰求之者也康成初習京氏易後從馬季長授費氏易費氏有周易分野一書其爻辰之法所從出乎



潛研堂文集卷四

門人袁廷檣校字



潛研堂文集卷五

嘉定錢大昕

答問二

問說文暢字下引商書曰暢谷小徐本作虞書曰至于暢谷文已互異且暢字下又引嵎饒暢谷之文據叔重自序僞書者皆孔氏古文而暢暢字別豈亦兼采今文歟曰叔重云僞書皆孔氏則不僞書必歐陽夏侯本矣暢谷僞虞書而暢谷不僞虞書可知暢爲古文暢爲今文如一之日舉浚丞然鯁鯁不僞詩則非毛氏也若暢字下大小徐本不同則恐小徐爲是蓋許君所引虞書

說非即書文如仁覆閣下謂之旻天亦稱虞書也本當云日至于暘谷後人因曰日相溷誤去一日字耳

問堯典象恭滔天宋儒疑滔天二字因下文洪水滔天相似而誤然乎曰史記夏本紀引此文作似恭漫天與傳訓滔為漫合漢書王尊傳亦有靖言庸違象龔滔天之語可證尚書古本皆作滔天無可疑者詩天降滔德毛公亦訓為漫今本作慢滔天猶言慢上也史記于洪水滔天不易其字而此獨為漫文同義別偽孔傳則均訓為漫矣

問堯典蠻夷猾夏傳訓猾為亂說文無猾字或謂當為

滑然乎曰潛夫論氏姓篇引此文本作蠻夷滑夏史記酷吏傳滑賊任威漢書亦作猾蓋篆體从水从犬之字偏旁相涉而誤爾

問伊洛瀍澗皆入河之水說文水部有洛澗而無瀍不審此字何从曰古書从糸與从水之字多相混漢周憬碑有曲紅長即曲江也王稚子闕云河內緝令即温也春秋傳有酒如澠淮南子本作繩今俗本亦作澠竊意瀍本作纏以水回曲得名俗師轉寫作水旁爾江叔澠云古塵字本不從水淮

南本經訓導塵澗可證

問劉淵林注魏都賦引書盤庚優賢揚歷之語訓揚歷

為歷試今盤庚無此文何故曰予聞之江叔漢氏矣盤庚下篇云心腹腎腸古文作優賢揚而以歷字屬上句鄭康成固如是讀也請以尚書正義證之正義曰鄭注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腎陽說者不解憂腎陽為何語徵諸太沖之賦淵林之注始悟優為憂賢為腎揚為陽三字皆傳寫之譌邢子才所云曰思誤書更是一適斯言果不誣也太沖生於晉初鄭學猶行故徵引有據自豫章梅氏之書出名為古文實襲今文由是鄭氏古文不傳而文選之注遂不可通矣

按晉書左思傳張載為注魏都劉逵為注吳蜀此注當出孟陽之手文選

通作淵林注姑從之

問盤庚傳云相隱括共為善政孔沖遠云隱括必是舊語不知本出何書惟引公羊序隱括使就繩墨為證亦是漢人語也古書更有可攷者乎曰荀子大略篇大山之木示諸隱括尚書大傳隱括之旁多曲木說文隱括也括櫟也櫟括者所以矯正曲木字本从木或通用隱括字孔疏以隱審檢括解之失其旨矣

問祭之明日又祭曰彤見于尚書爾雅而說文肉部無彤字或謂彤乃漢人俗字然否曰說文舟部有彤字云船行也从舟彡聲即高宗彤日之彤玉篇彤訓祭又訓

舟行足證彤釋字从舟不从肉六朝人尙識古文此必顧野王元本非唐以後儒所能附益古音彤當爲余箴切轉爲余弓切侵東兩部聲相近也孫炎云彤者相等不絕之意古人音與義協以等訓彤知古音彤在侵部其讀如融乃轉聲非正音也俗儒不通六書誤疑彤當從肉乃別彤彤爲二字又分爲兩音傾倒甚矣

問西伯戡黎乃罪多參在上釋文馬云參字累在上此語頗難解曰玉篇立累塹爲墻壁也尙書以爲參字然則古本尙書作立東晉本乃改爲參耳釋文述馬融說正當如此而傳寫譌謬遂至不可讀竊意釋文本當云

馬作立云累也累在上或宋開寶中陳鄂等刪改釋文時妄易之也

宋史藝文志陳鄂開寶新定尙書釋文三卷見書類

問紂之不善甚矣武王數其罪而伐之可也若秦誓所云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又云誕以爾多士殄殲乃讎武王世爲殷臣世讎之言毋乃得罪於殷先王乎曰此古文尙書所以可疑也太誓曰獨夫受荀子書嘗引之獨夫者一夫也故孟子亦有問誅一夫紂之語若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爲齊宣王言之蓋有爲言之也非古有是言也如太誓果有撫我虐我兩言孟子何不引書以實之邪觀牧誓一篇但云恭

行天罰初無讎視其君之詞然則僞書之誣武王甚矣
問今文尙書本有太誓三篇馬季長言太誓後得按其
文若淺露又舉春秋國語孟子孫卿禮記所引五事以
疑之至東晉古文出別有太誓三篇唐儒尊信古文遂
以今文太誓爲僞若晚出古文未可信則今文太誓轉
可信乎曰太誓伏生所傳雖無之然伏所撰大傳有八
百諸侯俱至孟津王升舟入水鼓鐘亞觀臺亞將舟亞
宗廟亞及白魚入王舟事俱與今文太誓同武帝初董
仲舒對策引太誓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
烏周公曰復哉復哉二十二字可證伏生壁藏百篇之

太誓與後得之太誓本無二本以不在伏生口授二十
八篇之數故云後得其實景武之世已有之或謂宣帝
本始中河內女子所得者矣也孔安國得壁中古文以
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所云二十九篇者卽伏生之
二十八篇與太誓也史遷嘗從安國問故所載多古文
說而周本紀稱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
王本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
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
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
師師尙父號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

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又齊世家稱武王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遂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此二篇皆采今文太誓之文齊世家又明云作此太誓然則孔壁中所得安國所傳者即此太誓古今文初無二

本也許叔重說文序云其僞書孔氏而引周書王出涑又引孜孜無怠又引師乃搢皆在今文太誓篇然則孔氏古文太誓與今文正同而東晉晚出之古文斷非孔氏古文也晉有樂安亭侯李長林集注尚書於今文太誓篇每引孔安國曰知安國嘗為太誓作傳安國親見壁中古文使果識其僞必不為作傳以是知今文太誓之非僞而孔穎達誠為僞者矣也書序稱武王作太誓三篇史公周本紀所載武王上祭于畢云云此太誓上篇也又云居二年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此太誓中篇也又云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

渡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
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
離過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
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惟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
可再不可三此太誓下篇也唐初作疏時今文太誓尙
存而疏云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伐紂時事可證史
記所書本于太誓史公既親見古文則今文太誓之爲
真太誓審矣

問洪範思曰睿睿作聖伏生五行傳作容鄭康成以爲
字之誤先生謂漢儒多作容以容義爲長請言其詳曰

漢儒傳經各有師承文字訓詁多有互異者卽以洪範
一篇言之如霽之爲濟驛之爲圍豫之爲舒皆文殊而
義不殊若敬用之爲羞用與睿之爲容則文異而義亦
從之伏鄭所傳有古今文之別要未必鄭是而代非也
伏生五行傳云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霜厥罰恒
風厥極曰短折說者曰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
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
不能居聖位也董生春秋籒露述五行五事亦云思曰
容容者言無不容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
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西京經師說洪範以容

爲思之德其義昭著如此許叔重說文解字云思容也亦用伏生義也古之言心者貴其能容不貴其能察秦誓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論語云君子尊賢而容衆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老子曰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荀子曰君子賢而能容衆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孟子以仁爲人心仁者必能容物故視主明聽主聰而思獨主容若睿哲之義已於明聰中該之矣聖人與天地參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由其心之無不容也故曰有容德乃大問大誥篇首云猷大誥爾多邦馬鄭王本皆猷在誥下

漢書載王莽作大誥云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以猷爲道亦在誥下惟僞古文以猷字開端於文義未順口古文微子之命開端亦用猷字并移此篇猷字在大誥之上皆誤也班史翟義傳載莽大誥後人譏其蕪累邦於經學有功如弗造哲廸民康莽誥云予未遭其明愆能道民于安較之傳義爲優爾丕克遠省莽誥不作不較傳訓大尤善也天闕慙我成功所傳訓闕爲慎又解之云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孔疏云闕慎釋詁文攷釋詁本云愆慎也經旣以闕爲愆不當重出愆字據莽誥云天愆勞我成功所則知此經愆乃勞之譌字形相

涉後人傳寫致誤偽孔傳尙未誤也

問康誥汝不遠惟商耆成人傳訓丕為大周初去商尙近不可言大遠曰丕卽不字詩所云殷鑒不遠也不本从不聲古文往往通用詩不顯不承譌丕為不書不克遠省不遠惟商耆成人又譌不為丕非經文之譌說經者淆之也毛公詁詩以不顯為顯於義未悖後儒乃有幽深元遠之解則援儒而入於老莊矣

問召誥王之難民蔡氏以為殷頑民於義似未安曰聖王以天下為一家豈有彼此之別周之伐殷誅無道非讐其君也殷命既黜而讐其民何以服天下自古豈有

勸王以讐民而能享國長久者乎孔傳訓讐為匹善矣而說亦不了予謂匹民猶言匹夫匹婦召公所言讐民卽堯典之黎民也百君子卽堯典之百姓也友民者友邦之民卽堯典之萬邦也頑民之文僅一見於書序然多士多方篇中初未見殷士為頑民迨康王作畢命之時已歷三紀而篇中却有茲殷頑民之語吾以是知畢命之偽矣

問常伯常任之名不見於周官王制注疏家以常伯為三公常任為六卿然乎曰立政篇彘稱王左右而後言常伯常任準人又與綴衣虎賁同列則是左右親近之

臣位不甚尊而所繫實重故嘆知憂之匙漢書谷永對策言習善在左右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師古云常伯侍中也一曰常任使之人此爲長也後漢書楊賜傳樂松處常伯松時爲侍中也胡廣侍中箴亦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常任實爲政首文選注引揚雄侍中箴亦有光光常伯之文則常伯常任卽漢之侍中審矣說文引書作常攸攸訓迕亦有近義問畢命傳訓弼亮爲輔佐疏引釋詁亮佐也今釋詁無此文疑疏誤曰釋詁篇中亮訓信又訓導訓右又以左右訓亮亮字凡四見無訓佐者佐當作左俗師增加人

旁亮與左右皆訓導而左右又訓亮展轉相訓則亮之爲佐宜矣亮亦漢時俗字故許叔重說文不收今尙書爾疋皆用晉人本孟子注雖出漢儒亦經俗師轉寫故皆有亮字它經無之也尙書亮采亮天工亮陰寅亮皆訓信當用諒字此弼亮訓佐當用僚字詩涼彼武王毛訓涼爲佐涼曰不可鄭訓涼爲信則諒僚俱通作涼而僚諒亦自相通漢人分隸往往以亮爲僚蓋隸變移人旁於京下本作亮又省中一筆遂爲亮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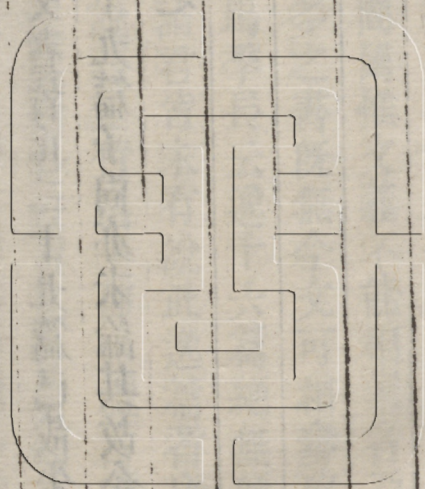
問孔壁書增多二十四篇康成旣親見之何以不爲之注曰漢儒無無師之學古文尙書初得之屋壁未有能

通之者孔安國始以今文讀之而成孔氏之學然安國非能自造也亦由先通伏生書古今文本不相遠以此證彼易于闡闡惟文義不能相通者乃別爲之說以名其學若增多之書既無今文可相參攷雖亦寫定而不爲訓詁故馬季長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自安國以及衛賈馬諸君皆未有說此逸篇者康成又何能以無徵不信之說著于竹帛乎卽如禮古經五十六篇鄭亦親見之其注儀禮多以古文參定而不注增多之二十九篇亦以無師說故也左氏得劉子駿勸通大義故流傳至今而逸書逸禮無師說故皆亾于永嘉自東晉古

文出乃有安國承詔爲五十八篇作傳之語夫使安國果爲逸篇作傳則都尉朝庸生輩必兼受之何以馬鄭以前傳古文者皆止二十九篇已哉朱文公疑康成不解逸禮二十九篇子向亦未諭其故今因論古文逸篇而并悟及之

潛研堂文集卷五

門人袁廷檣校字



潛研堂文集卷六

嘉定錢大昕

荅問三

問南有喬木毛但以上竦釋喬而朱氏傳乃以無枝增
 成之按釋木云小枝上繚曰喬則似非無枝者曰吳江
 陳啓源嘗辨之謂爾雅釋木篇凡五言喬未有言無枝
 者一云句如羽喬一云上句喬句者言樹枝之卷曲非
 無枝也一云如木楸曰喬一云槐棘醜喬楸與槐棘皆
 非無枝之木也一云小枝上繚為喬此又明言有枝矣
 無枝之說本於蘇氏未知所據或曰爾雅小枝上繚為

喬之下卽云無枝爲檄兩文相連因以致誤耳

問鵲巢之鳩毛公以爲秸鞠卽布穀也歐陽永叔乃謂別有拙鳥處鵲空巢今謂之鳩與布穀絕異後儒因舍毛而從歐陽果可據乎曰詩中鳥獸艸木之名當以爾雅爲證秸鞠爲鳴鳩見於釋鳥不聞別有拙鳥名鳩者鳴鳩有均一之德而婦人之義亦主從一而終故序云德如鳴鳩也善乎吳江陳氏之言曰布穀之名鳩載在經傳歷有明徵若拙鳥者不詠於詩不著於爾雅又不左傳五鳩之列其冒名鳩者俚俗之妄稱召南詩人安知宋世方言乎且未聞言婦德者徒取其拙也斯爲

解頤之論矣

問吉士誘之歐陽解爲挑誘而東萊呂氏非之謂詩人惡無禮豈有爲此汚行而名吉士者其義正矣然毛傳訓誘爲道亦不見於爾雅何也曰釋詁誘進也說文誘與羨同有進善之義故亦訓爲道論語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儀禮鄉射大射皆有司射誘射詩序衡門誘僖公皆此義也誘又與騙通詩天之屬民毛亦訓爲道言貞女有潔清之操士當以六禮道行之

問于嗟洵兮毛訓洵爲遠洵何以有遠義曰韓詩洵作夔夔遠也古讀夔如絢說文瓊从夔聲或作琬春秋傳

瓊弁玉纓說文引作璿弁則瓊璿璿三字音義相同
亦从夔省聲此夔之正音也夔又有營求之義後人因
轉爲朽正切然古人讀營亦有環音如熒本从營省聲
而與夔孃通詩獨行夔夔釋文本亦作熒孃孃在疾崔
本作熒左氏傳熒熒余在疾說文引作孃讀孃如熒猶
讀瓊如璿也說文走部有趙字云獨行也讀若熒此卽
詩獨行夔夔字趙正字夔熒皆借用字古人訓句爲均
而勻字經典亦作勻熒旣與趙同音則夔與洵音亦相
近矣

問旄邱篇袞如充耳毛鄭異義後儒多从鄭說何也曰

詩言充耳者凡四淇奧著都人士皆取璿義此篇不當
別取耳聾爲解充耳者大夫之盛飾有盛飾而德不稱
故詩人責之與候人刺三百赤芾語意正同傳以袞爲
盛服漢書董仲舒傳子大夫袞然爲舉首服虔云袞然
盛服貌正用詩義也陳啓源云淇奧篇以充耳爲美此
詩以充耳爲刺盛飾鈞也而稱不稱焉美惡不嫌同辭
問桑中篇孟弋孟庸毛公以弋庸爲姓孔疏不能言其
所出按春秋定姒公羊作定弋則弋與姒同不識庸姓
亦有可攷否曰古書庸與閻通左氏傳閻職史記齊世
家作庸職是也漢書谷永對策云昔袞姒用國宗周以

喪閭妻驕扇日以不臧閭妻卽小雅之豔妻鄭氏以爲厲王后尙書中候作剗閭豔剗文異義同蓋其女之族姓閭妻猶言姜女云爾庸閭聲相近書毋若火始欲燄漢書引作庸庸故知庸卽閭也或謂鄘古作庸本庸姓之國卽孟庸之所自出此妄說無據古未有以姓名其國者

問毛公說鄭詩以狡童目昭公鄭氏於山有扶蘇篇改爲忽所任用之小人而狡童篇仍遵毛義狡童之稱固可施於君上乎曰古本狡當爲佼山有扶蘇箋云狡童有貌而無實孫毓申之以爲佼好之佼非如後世解爲

狡猶也狡童傳云昭公有壯佼之志疏亦云佼好之幼童則佼童只是少年通稱非甚不美之名且箕子嘗以目紂矣衛武公刺厲王云於乎小子古人質朴不以爲嫌

問子之還兮漢書地理志引作子之營兮以營爲地名與毛說異且營與閒肩似未合韻曰古人讀營如環韓非子云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說文引作自營爲人背人爲公是營卽環也說文營訓市居卽闐闐字徐氏未通古音乃於門部新附闐字失其旨矣釋邱水出其左營邱郭景純謂淄水過其南及

東是營邱本取回環之義營還同物非別音也毛訓還
爲便捷此以營爲地名則茂與昌亦地名釋邱云涂出
其後昌邱卽此詩之昌歟

問言采其莫陸璣疏以爲酸迷爾雅無莫艸何也曰子
友孫淵如校本艸據陶隱居說羊蹄有一種極相似而
味酸呼爲酸摸酸摸卽爾雅之菴蕪亦卽詩之莫陸璣
所云酸迷也古人訓莫爲無規模字亦作撫孫說得之
問公之媚子朱氏傳以爲所親愛之人而嚴華谷直以
便嬖當之田獵講武而以便嬖扈從豈國家美事詩人
美君殆不如是曰媚子之義當從毛鄭謂能以道媚於

上下使君臣和合者也詩三百篇言媚于天子媚于庶
人媚茲一人思媚周姜思媚其婦皆是美詞論語媚與
媚竈亦敬神之詞非有諂瀆之意唯晚出古文尙書罔
命有便辟側媚字而傳訓爲諂諛之入古文書多僞此
亦其一證也王肅以子爲卿大夫之稱其非便嬖可知
問小戎第三章末句不入韻說古音者以爲雜用方音
信有然乎曰興字固以虛膺切爲正音然亦兼有歆音
學記不興其器注云興之言歆也儀禮既夕士虞二篇
皆有聲三之文而注一云噫興一曰噫歆是興與歆通
大雅維予侯興與林心爲韻此亦以興與音爲韻也古

字有正音亦有轉音求讀如奇難讀如儻敦讀如彫微
讀如祉皆聲之轉而經典所常用者天下之口相同豈
獨限於一方岷山顧氏攷求古音最有功於小學惜其
未悟聲音相轉之妙如求裘本一字而強分爲二甚且
謂宣尼贊易猶沿方俗之音則拘墟而近於妄矣
問晨風篇隰有六駮毛以倨牙食虎豹之獸當之似非
其倫曰詩中由有隰有對舉者皆草木之類此六駮必
艸木之名其非獸名審矣釋木云駮亦李謂李之子赤
者也其卽詩之六駮乎又釋艸云灼九葉樊光本胸作
駮

問詩又缺我錄錄字說文金部未收未審何从曰毛云
鑿屬曰錡木屬曰錄說文棟訓鑿首卽詩又缺我錄之
錄與毛解本屬相協谷斯錡錄皆民間所用非兵器故
毛傳以斧斯切於民用喻國家之有禮義今以爲征伐
所用失其義矣

問南陔六詩有其義而亾其詞故毛公不列於什蘇子
由始以南陔爲次什之首朱文公復依儀禮奏樂之次
升南陔三詩於魚麗之前而以白華爲什首又謂此六
詩本有聲無辭夫旣無辭則不得謂之詩矣何又置之
三百篇之數乎曰六詩旣有篇名則必非無辭或附於

什外或進之什中皆無不可至以奏樂之次移易詩之
篇第則愚未敢以爲然夫詩有詩之次樂有樂之次義
各有取不可強合今依笙入三終間歌三終以改小雅
之次似矣而開歌之後卽有合樂三終其所奏者周南
之關雎葛覃卷耳召南之鵲巢采芣采蘋也亦將移二
南以入小雅乎且采芣之後尙有草蟲一篇又可移采
蘋於草蟲之前乎更以春秋傳攷之金奏肆夏之三工
歌文王之三反歌鹿鳴之三或頌或雅隨時所用豈皆
依詩之序乎

問左太冲蜀都賦云嘉魚出於丙穴說者謂卽詩之嘉
魚乃爾雅釋魚篇不見其名何也曰詩言南有者多矣
樛木喬木皆非木名則嘉魚亦非魚名猶之山有嘉卉
非有艸名嘉卉也毛公言江漢之間魚所產其所該甚
廣賦家借用詩言本非定名後人又援賦以釋詩展轉
傳會遂失詩人本指孔穎達說經李善注選俱不取以
相證則唐以前經師無此說矣

問三百篇中艸木之名毛皆依爾雅爲說惟北山有萊
之萊傳不明言何艸正義云萊爲艸之總名非有別艸
名爲萊按此詩南北山對文各指一艸一木此句不當
獨異曰釋艸釐蔓華郭云一名蒙華說文萊蔓華也古

文來釐通用故萊或為釐臺萊皆有釋艸正文可證傳
偶失其一然初不以為艸之總名正義所言誤也

問我行其野篇言采其蓬箋以蓬為牛薺疏謂釋艸無
文然否曰釋艸云薺牛薺藟蓬聲相近鄭所見爾雅當
是蓬字孔疏偶失引耳下章蓄蓄亦釋艸之正文而疏
亦失引

問瓠葉序云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毛謂瓠葉庶人之
菜而鄭申之以為庶人農功畢乃為酒漿以合朋友習
禮講道藝也然則庶人亦有禮乎曰後漢書劉昆傳每
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蒿矢

以射菟首莽以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
然則瓠葉之詩乃饗射之樂非庶人所宜僭用矣

問大雅正義引三統術七十六歲為一節二十節為一
紀積一千五百二十歲凡紀首皆歲甲寅日甲子即以
甲子之日為初節名又引三統術魯隱公元年歲在己

未今漢志並無其文豈志有漏落乎曰孔沖遠不諳推
算其所述三統術俱與不法不合三統上元歲起丙子
以甲寅為歲首則乾鑿度之元也而孔以為三統不亦

謬乎二十節為一紀亦乾鑿度術與四分同四分之法
三紀而為一元元首歲必甲寅紀首或甲戌或甲午不

皆甲寅而孔亦未之思也魯隱公元年距伐紂四百歲以三統歲術推之歲當在甲寅四分術無超辰之法故命爲己未相沿到今而孔以爲三統亦未之思也

問文王篇假哉天命毛鄭訓假爲固於義似未安曰假與固聲雖相近然假之訓大則釋詁正文漢書劉向傳言孔子論詩至于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其云大哉天命卽詩假哉天命也云富貴無常卽詩天命靡常也然則宣尼說詩已訓假爲大矣

問會朝清明毛訓會爲甲何也曰會與甲聲相近故義亦因之吾友惠徵君棟云甲朝者一朝也古人以甲爲一如第爲甲第觀爲甲觀令爲甲令夜爲甲夜戰國策張儀曰昔者紂爲天子帥天下將甲百萬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素甲二兵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毛公以意說詩故訓會朝爲甲朝又云不崇朝而天下清明不崇朝者不終日也後人或訓爲甲子之朝或訓爲甲兵之甲皆非毛意

問說文口部咄字引詩無然咄咄言部詛字亦引詩無然詛詛二字並訓多言蓋先儒傳寫有異而義則同然

與毛鄭朱注俱不合何也曰孟子引詩訓泄泄為沓沓而毛氏傳取之說文沓語多沓沓也詩噂沓昔憎鄭箋謂噂噂沓沓相對談語亦取聚語之義孟子以事君無禮進退無義言則非先王之道申沓沓之說亦是惡其多言與說文同義爾雅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鄭箋取其義云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女無憲憲然無泄泄然為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蓋多言之人恒好改制以先王之道為不足法而迎合時君之旨作法以病民國家之亾常由於此爾雅說文訓詁似異而理實相因孔穎達正義以泄泄沓沓為

競進之意朱氏又以為怠緩悅從之貌皆不若說文之可據

問雲漢篇不殄禋祀鄭以不殄為不絕如何曰殄古腆字燕禮寡君有不腆之酒注古文腆作殄詩新臺篇籩籛不殄鄭讀為腆此殄字亦當讀為腆不腆謂祀神之玉幣也

問召旻五章末三句說者皆以裊與替為韻末句不入韻何也曰替當與引為韻離騷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諝而夕替替與艱韻古人讀艱如斤則替亦當讀他因切說文替作替

在竝部从竝白聲或从𠂔或又从𠂔从𠂔古文廢已久
漢儒不能盡通言人人殊許叔重疑而兼收之予以名
旻離騷證之則字當爲替从日𠂔聲張平子東京賦洪
恩素蓄民心固結執誼顧主夫懷貞節忿姦慝之于命
怨皇統之見替元謀設而陰行合二九而成譎登聖皇
于天階章漢祚之有秩替與結節譎秩爲韻與說文所
稱從竝白聲者相近蓋古音不傳於漢形與聲俱失其
舊非叔重兼收此文後人何由知替字之正音儒者之
學貴乎闕疑存異而不可專已守殘者以此此義自金
壇段君玉裁啓之

問我將云儀型式刑文王之典朱注儀式刑皆法也古
人文字不應如此重沓曰儀訓善釋詁有正文宋儒不
信爾雅故於經義多所窒礙如儀刑文王儀式刑文王
儀當訓善王于興師王于出征于當訓曰心乎愛矣遐
不謂矣謂當訓勤依爾雅說甚爲直捷而必欲改之斯
亦通人之蔽矣

問敬之篇佛時仔肩毛訓佛爲大正義謂其義未聞願
聞其審曰說文𠂔大也从大弗聲讀若子違汝弼卽此
佛字佛之訓大猶墳之訓大皆同位之轉聲也毛公釋
詩自爾雅詁訓而外多用雙聲取義若泮爲坡苞爲本

懷爲和之類也或兼取同位相近之聲如願爲每龍爲和遡爲鄉綴爲表達爲射之類也古人詁訓之學通乎聲音聲音之變無窮要自有條不紊唐以後儒家罕聞其義而支離穿鑿之解滋繁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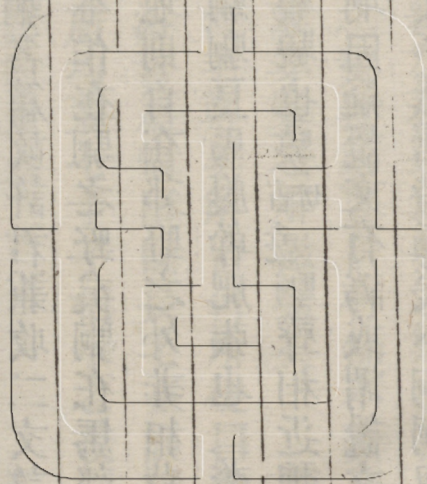
問景員維河毛鄭異解當何所從曰說文員物數也故其義爲均濬哲篇幅隕旣長毛亦訓隕爲均景員爲大均幅隕爲廣均蓋七十子相承之故訓後儒競出新意終不如毛傳之正大

問魯頌駟駟牡馬在坰之野坰古作日說文日字下云林外謂之日正與毛傳合而馬部別出駟字引詩在駟

之野似複而舛矣陸德明謂駟駟說文作驍驍果可信否曰日古文又作何爾雅作坰詩作駟皆經師孳乳之字詩旣以駟名篇故許君兼收二文許君偁詩皆主毛氏則毛公本作在駟之野矣駟在馬部故以牧馬苑爲義若指其地則自在郊野之外非相背也說文驍訓良馬今毛傳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二義相同則許所見毛本亦是驍驍也驍古堯切駟聲相近魏晉以後譌驍爲駟改駟爲坰因疑說文有譌或謂說文駟字爲李陽冰等竄改是又不然唐時正義本駟坰與今本同若果是唐人竄入當引駟駟牡馬必不云在駟之野矣

潛研堂文集卷六

門人袁廷禱校字



潛研堂文集卷七

嘉定錢大昕

荅問四

問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愚嘗疑之將謂當時之亂賊懼乎則趙盾崔杼之倫史臣固已直筆書之不待春秋也將謂後代之亂賊懼乎則春秋以後亂賊仍不絕於史冊吾未見其能懼也孟氏之言毋乃大而夸乎曰孟子固言春秋者天子之事也述王道以爲後王法防其未然非刺其已然也太史公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乎春秋又曰有國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

有讓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春秋之法行而亂臣賊子無所容其身故曰懼也凡篡弑之事必有其漸聖人隨事爲之杜其漸隱之弑也於鞏帥師戒之子般之弑也於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戒之此大夫不得專兵柄之義也尹氏立王子朝在昭公之世而書尹氏卒於隱之策崔杼弑君在襄公之世而書崔氏奔衛於宣之策此卿不得世之義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再見於春秋爲無知之弑君張本也母弟雖親不可使踰其分也趙穿弑君而以趙盾主惡名穿之弑由

於盾也胥甲父與穿同罪盾於甲父則放之於穿不惟不放且使之帥師侵崇盾尙得辭其罪乎侵崇小事不必書而書之所以正盾之罪且不使穿得漏網也鄭公子宋弑君而以歸生主惡名歸生正卿且嘗帥師敗華元矣力足以制宋而從宋之逆較之趙盾又有甚焉不得託於本無逆謀也楚公子比之弑君棄疾成之而比獨主惡名者奸君位也而棄疾之惡終不可掩故以相殺爲文著其罪同然比與棄疾皆楚靈之弟靈逐比而任棄疾卒死於二人之手先書比奔晉又書棄疾帥師圍蔡明君之弟弟不可以愛憎爲子奪也衛孫甯出其

君而以出奔爲文行有失國之道也貶行則嫌於獎剽故先書公孫剽來聘以見義公孫而干正統其罪不可掩也楚商臣蔡般之弑子不子父亦不父也許止不嘗藥非大惡而特書弑以明孝子之義非由君有失德故楚蔡之君不書葬而許獨書葬所以責楚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楚成之事與晉獻略同子孝則爲申生子不孝則爲商臣而晉亦等有奚齊與卓之弑未有家不齊而國治者也故晉獻之卒亦不書葬也書閹弑吳子餘祭戒人君之近刑人也書盜弑蔡侯申戒人君之疏大臣而近小人也藥盈之入曲沃趙鞅之入晉陽書之以

戒大都耦國之漸人臣不可專其私邑也楚子虔弑于乾谿書其地著役之久也君親出師久而不歸禍之不旋踵宜矣楚之強莫強於虔伐吳執慶封滅賴滅陳滅蔡史不絕書而無救於弑者無德而有功天所惡也宋襄公用鄆子楚靈王用蔡世子皆特書之惡其不仁也且以徵二君之強歟非不幸也宋公與夷齊侯光楚子虔以好戰而弑晉侯州蒲以誅戮大臣而弑經皆先文以見義所以爲有國家者戒至深切矣左氏傳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後儒多以斯語爲詬病愚謂君誠有道何至於弑遇弑者皆無道之君也其

賊之有主名者書名以著臣之罪其微者不書不足書也無主名者亦闕而不書史之慎也非恕臣之罪也聖人修春秋述玉道以戒後世俾其君爲有道之君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各得其所又何亂臣賊子之有若夫篡弑已成據事而書之良史之職耳非所謂其義則竊取之者也秦漢以後亂賊不絕於史由上之人無以春秋之義見諸行事故爾故惟孟子能知春秋

問漢書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二卷經十二卷之下注云公羊穀梁二家而古經十二篇注無明文所謂古經者何經也曰按劉歆移太常博士書稱春秋左

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許慎說文序云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江式云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卽前代之古文然則志所稱古經者卽左氏經也鄭司農周禮注云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先鄭傳左氏學其所稱古文經者亦必左氏之經也漢書劉歆傳謂左氏傳多古字古言今左氏經傳絕少古字蓋魏晉以後經師所改失其真矣問左氏春秋漢平帝時嘗立學官光武初以尙書令韓歆之請立左氏學選司隸從事李封爲博士諸儒論議謹譁會封病卒左氏復廢終東京之世春秋博士祇有

公羊嚴顏二家無左氏也陸德明釋文乃云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乃立於學官春秋正義與釋文略同陸孔之說果何所據曰攷之漢史鄭眾以章帝建初八年卒興之卒更在衆前不及和帝之世且元興改元止於一年初無十一年則釋文之誤審矣靈帝熹平中盧植上書請立左氏於學置博士可見元興以後左氏未嘗立學也至春秋正義其文益錯亂如云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及歆創通大義奏上然則劉歆至和帝時尚存也又云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然則章帝轉在和帝之後也此村夫子知其不

然者曾謂穎達大儒而有是語乎愚故曰傳寫錯亂非正義之本文也夫左氏之勝公羊宜乎夫人而知而范升抗議於前何休排詆於後雖以天子之力不能勝之當時經師之專已黨同如此然則劉賈鄭服扶翊古學之功詎淺鮮哉

問古人名字必相應說文所載名用假字字子游名

施字子旗名嘉字子孔名板字子石名贓字子皙是也

春秋傳如歸生歸父之字子家側之字子反喜之字子

罕曠之字子野由之字子路須之字子遲虎之字子皮

薑之字子尾子蟠圍邇之字子靈駢之字子駟鮒鱮之

字子魚鮒之字子鮮鮒之字叔魚夷之字子蠻子貉宋
 之字子公齊之字叔侯皆義相協申西方也故字子西
 大夏在西故亦字子西荆楚舒在南故字子南若黑之
 字子皙則又以相反為義也王逸注楚辭云楚人謂巫
 曰靈子故申公巫臣字子靈說文蔑勞目少精也故黽
 蔑字然明至如僑之字子產嬰齊之字子重其義安在
 曰說文山產也山銳而高曰喬蓋子產名本是喬字後
 人加人旁後漢書陳寵傳美鄭喬之仁政如陳亢字子
 禽本取鳥亢為義而說文亦作伉也齊威王嬰齊或作
 因齊重與因義相近或楚子重亦名因齊乎春秋傳鞮

鞮鞅絆皆所以馭馬說文鞮作鞮秦公孫繫字子顯蓋
 鞮之省也釋獸云闕洩多狃公山不狃字子洩殆取諸
 此春秋時又有假古人名以為名字者殷有比干而楚
 公子比字子干晉有陽處父而魯公斂陽字處父是也
 問古人名克字子儀何也曰古文儀與義同義从我我
 从手手古殺字故義主斷制易四德元為仁利為義利
 亦从刀而以和為訓故云利物足以和義春秋傳師克
 在和故克之字曰儀父曰子儀

問鄭公孫輒字子耳何義曰輒當為恥說文恥耳垂也
 引春秋傳秦公子輒其耳下垂故以為名今三傳初無

秦公子輒其人者必鄭公孫輒之譌

問宋儒譏左氏書周鄭交質以周鄭爲二國不知上下之分其信然乎曰春秋譏交質故穀梁云交質子不及二伯左氏亦有信不由中之戒傳載交質非一事獨於此引君子之論以見例凡交質之失二國共之君子非專爲周鄭言之也古者封建之世王畿千里爲天子之國自畿以外爲列國天子不自治之故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國治而後天下平又曰天下之本在國王國與侯國皆國也天子有道而天下諸侯朝之謂之有天下否則位號僅存所有者唯王國而已殷

之有天下舊矣而孟子言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戰國之世周鼎未改而孟子書言三代之失天下又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亾可證平王東遷以後周僅有其國不得云有天下此王之所以爲風而左氏以周鄭爲二國亦紀其實耳對鄭而言故不言王而言周漢初賈誼上疏亦以漢與吳楚淮南諸國對言當時未聞非之後儒去古日遠不攷封建之制強立議論要於經義無當也

問桓六年傳不疾癘蠡釋文云蠡說文作癘云癘癘皮肥也今說文無此語并無癘字豈陸氏誤耶曰說文無

累字安得更更有从累聲之字惟肉部癩字注云畜產疫病也此癩蠡之正字蠡癩聲相近故假借爲蠡耳癩亦俗字當爲族族之言聚也疫者相聚傳染之疾故六畜之疫曰族癩或作族索索癩亦聲相近也說文瘞小腫也一曰族索俗書索爲累或加疒旁而陸德明以爲說文作瘵誣矣陸氏引說文多誤如詩曾不容刀陸云說文作𦉳𦉳斯羽說誤分陸云說文作𦉳𦉳𦉳二字皆說文所未收又按彼泉水陸云說文作𦉳按說文𦉳讀若詩泌彼泉水非謂詩文作𦉳也

問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經不書公子左氏未著其說何也曰後漢書鄭興說更始入關云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興習左氏春秋此必左氏先師之說而杜氏失於採用

問莊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左氏無傳公穀以曹羈爲曹大夫赤爲郭公名然系郭公於歸曹之下於義未安杜氏以羈爲曹世子赤爲曹僖公爲戎所納故曰歸以春秋書鄭忽突之例證之杜義當矣曰此左氏先師之說非杜臆造賈逵謂赤是戎之外孫故侵曹逐羈而立赤漢儒去古未遠必有所受孔疏以爲無據誤矣

問晉景公姊爲潞夫人酈舒爲政殺之而伯宗數酈舒之罪曰虐我伯姬不云殺云虐殆有所諱乎曰惠氏補注嘗及之據尙書呂刑惟作五虐之刑墨子引作五殺之刑論語不教而殺謂之虐又宣十八年傳云凡自內虐其君曰弑則虐卽殺也潛夫論氏姓篇引此文云酈舒爲政而虐之

問襄十八年同圍齊此當指齊都城而言杜預據傳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遂謂所圍者平陰城耳則經當書圍齊平陰如圍宋彭城之例矣何以書圍齊曰杜氏之失劉炫規過已言之矣疏家曲爲杜解於義終有未

安經先書圍而後書伐以其不成圍也諸侯之師已門其三門故先書圍圍未合而卽畧地故後書伐若平陰不過齊之一城卽使塹門固守猶不足書况又不能守而遁乎且杜解防門廣里全是臆說攷續漢書郡國志濟北國盧縣有平陰城有防門有光里有景茲山光里卽此傳之廣里也景茲卽此傳之京茲也水經注濟水篇引京相璠云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塹防門卽此也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卽春秋所謂守之廣里者也防門廣里皆地名與平陰相近杜以爲門外作塹廣

一里其不然乎

問襄十八年傳及秦周伐雍門之菽杜以秦周為魯大夫近儒惠氏謂秦周齊地名引呂覽慎大篇齊達子帥其餘卒以軍于秦周高誘注秦周齊城門名以證成其義未審孰是曰杜據魯有秦子秦董父故以秦周為人名然以下文東侵及濰南及沂之例推之惠說為長當以及秦周為句

問楚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杜不言費滑所在已見於成十三年注也滑國都於費即漢緱氏縣地僖二十年鄭人入滑滑遂服屬於鄭三十三年秦伯謀襲

鄭滅滑而還晉人敗之於殺自是滑屬於晉成十七年鄭子駟侵晉虛滑是也其後滑又屬鄭此傳所云侵費滑也昭定以後滑又屬周昭二十六年王次于滑定六年鄭伐周馮滑是也滑地介周鄭之間疆場一彼一此固是常事此何以獨稱費滑曰鄭有二滑莊三年公次于滑杜云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北故於此傳稱費滑以別之

問屈狐庸言天所啓在今嗣君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嗣君謂夷昧也據史記餘昧子僚代立為諸樊子光所弑則狐庸之言不驗左氏何故取之曰公羊

以僚爲長庶則非夷昧之子據世本夷昧生光服虔注亦云夷昧生光而廢之故光曰我王嗣蓋本世本爲說與狐庸之言相應自史公以光爲諸樊子而吳越春秋何休注公羊皆仍之杜氏生於晉初亦違左氏正文而從史記史遷雜采它書與左氏違戾者多矣豈足盡信問襄三十一年傳繕完葺墻繕完葺三字同義或疑完爲宇之譌何如曰完當爲院說文寘周垣也或作院院譌爲完篇簡爛脫耳

問昭元年傳夏有觀扈商有妣邳杜注引書序啓與有扈戰於甘而不及觀事何也曰按楚語士亶云啓有五

觀文王有管蔡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昭注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周書嘗麥篇其在殷之五子

殷當作夏

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

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竹書紀年帝啓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云武觀卽五觀也離騷云啓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於家巷漢書古今人表啓子兄弟五人號五觀列下中地理志東郡有畔觀縣史記夏本紀太康失國兄弟五人須于洛汭索隱引皇甫謐云號五觀也蓋自古文

尚書未出以前儒者皆知五子之爲五觀而杜於此經之觀獨闕其文杜好與漢儒立異此亦其一證也酈道元北方之學者其撰水經注云淇水又北逕頓邱縣故城西古文尚書以爲觀地矣蓋太康弟五君之名號曰五觀者也六朝時梅氏古文盛行於江左而河北猶守鄭義故酈道元稱古文尚書仍取五觀說

問昭七年正義引張叔皮論云賓爵下革

毛本誤作華

田鼠

上騰牛哀虎變鮓化爲熊人血爲燐積灰生蠅未審張叔皮何代人據下文兩稱張叔則張叔似人姓名又不
知皮論是何書也曰子初讀注疏亦蓄疑久之後讀李

善注文選卷六引張升反論噓枯則冬榮卷五十五引張升反論語噓枯則冬榮吹生則夏落卷四十三引張升反論黃綺引身巖棲南岳卷四十引張叔及論青萍砥礪于鋒鏑庖丁剖犧于用刀卷三十一引張叔及論頰窈俯仰淚如絲兮詳其詞意與春秋疏所引本是一篇之文而篇名或云反論或云反論語或云皮論或云及論其人名或云叔或云升攷後漢書文苑傳有張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著賦誄頌碑書凡六十篇梁七錄有外黃令張升集二卷反論殆升所撰之一篇如解嘲釋譏之類曰皮曰及皆字形相涉而譌叔與升亦字形

相涉也

問春秋之世諸戎種類實繁其由瓜州徙居中國者蓋有二種一曰姜姓之戎一曰允姓之戎姜戎以殺之役見春秋戎子駒支其後也范宣子數駒支稱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汝剖分而食之而駒支亦云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四岳之裔胄也賜我南鄙之田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是姜戎自瓜州徙晉南鄙而附庸於晉者也允姓之戎居陸渾陸渾瓜州地名也故稱陸渾之戎僖公二十二年秦晉遷

之伊川由是伊川亦有陸渾之名其後生聚繁衍或居晉陰地謂之陰戎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先王居檣杌於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伊川乃周畿內之地故云郊甸與姜戎之居晉南鄙者固有別矣杜元凱謂四嶽之後皆姓姜又別為允姓蓋欲合二種而一之竊有未安曰春秋時戎狄散處中國其類實繁狄有姬姓隗姓之別戎有姜姓允姓子姓姬姓之別允姓之徙伊川在晉惠公時晉猶未啓南陽與伊川相去甚遠何緣分南鄙之田以食之且

秦晉同欲遷之非秦人迫逐而晉特裂土而予之也楚子嘗伐陸渾之戎矣不聞其侵晉南鄙則陸渾之戎非姜戎也姜姓之別爲允無他文可據杜氏特以意度之然二戎族姓各殊分地亦別安得以其同出瓜州同徙於晉惠公時而遂混而一之乎莊二十八年傳小戎子生夷吾與大戎狐姬對文則子亦姓也子姓之戎未詳國邑所在杜元凱訓子爲女謂卽允姓之戎允姓始入中國由晉惠公誘之若惠公之母卽是允姓則伊川之徙不待惠公時矣杜之臆說庸可信乎史記晉世家謂夷吾毋重耳母之女弟則又并子與姬而爲一亦謬也

問楚子革稱陳蔡不羹爲四國杜氏謂不羹有東西二城或謂古三四字皆積畫四當爲三之譌然否曰予嘗讀賈子書大都篇云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賦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以以楚諸侯其來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終爲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羹奉公子棄疾內作難然則左氏傳云四國者兼葉言之昭十

三年傳稱陳蔡不羹許葉之師葉本許都靈王遷許於城父而取其地故有許葉之稱十一年十三年傳但稱陳蔡不羹而不及葉者傳寫之脫文杜不審而分不羹為二以當之誤矣當時實有四城改四為三亦非其實問昭十八年傳執事攔然授兵登陴服虔云攔然猛貌杜以為勁急貌義亦相近攔字說文未收敢問何从曰攔當為憫字之譌說文憫武貌荀子榮辱篇陋者俄且憫楊倞注憫與憫同猛也方言晉魏之閒謂猛為憫今本方言亦从手旁

問春秋占繇辭皆韻哀十七年傳如魚窺尾橫流而方

羊裔焉與下句不韻何故曰劉炫以方羊斷句裔焉屬下大國為句其說本勝杜義疏家必護杜而攻劉要之是非不可淆也疏又據闔門塞竇乃自後踰不與將亾為韻十年尚猶有臭不與攘公之踰為韻以為或韻或不韻理無定準不知古人讀踰如山踰與竇韻踰踰古皆讀如由正與齋臭為韻左氏傳無不韻之繇也以此譏劉多見其妄

問說文引春秋傳云噉言今左氏無此語曰哀二十四年傳是躗言也役將班矣服虔云偽不信也杜云躗過也釋文躗戶快反與噉音河介切相近古文从口从言之

字多相通說文兼收嘖講二字嘖訓高氣多言講訓讖
讖又訓誇誇讖義較過僞尤長然則嘖言卽讖言亦可
作講言也

問公羊莊二十年傳大瘡者何痾也注痾者民疾疫也
說文無痾字未審當何从曰說文癘惡疾也左氏傳癘
病不作杜以癘爲惡氣古文厲與列通痾卽癘之異文
也瘡字說文亦無之鄭注曲禮引公羊作大漬此古本
也說文羊部別出羴字則因記文四足曰漬而益之
問僖十四年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左氏公
羊說各殊范甯駁公羊說謂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

淫通此事之不然者而以左氏歸寧之說爲近合人情
其理甚正而疏家申何義以爲末世無禮容或有之如
姜氏如莒之類魯爲秉禮之國何蕩檢若是其甚乎曰
吾友褚刑部摺升嘗論之謂春秋之例女旣嫁則繫其
夫國如紀伯姬杞伯姬是也未嫁則不繫以國如伯姬
卒是也此經書季姬及鄆子遇次年乃書季姬歸于鄆
不繫以鄆則爲未嫁之女可知烏得言歸寧乎齊高固
先書逆而後書及已嫁之詞也季姬先書遇而後書歸
未嫁之詞也已嫁則從夫婦之序故曰高固及子叔姬
未嫁則從內外之詞故曰季姬及鄆子

問僖十九年鄆子會盟于邾婁何氏注云魯本許嫁季姬于邾婁季姬淫泆使鄆子請已而許之季姬許嫁邾婁何氏何以知之曰白虎通嫁娶篇云春秋伯姬卒時弟季姬更嫁鄆春秋譏之此必公羊家說僖九年伯姬卒十四年經書季姬遇鄆子十五年季姬歸于鄆蓋季姬本伯姬之娣不欲爲娣於邾而使鄆子請已爲嫡故季姬歸鄆而二國之交惡始於此

問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公羊作賁渾賁何以有陸音曰此轉寫之譌本當爲齋卽古文睦字从耑耑讀爲六故睦亦有陸音

問曲禮諸侯滅同姓名春秋衛侯燬滅邢邢衛固同姓矣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蔡非同姓何以亦書名曰禮云滅同姓者滅天子之同姓也陳蔡皆楚虔所滅不於滅陳名虔而於滅蔡名之以其滅周同姓尤惡之也春秋之君滅同姓者多矣獨於二文見義者蔡姬姓之大國非漢陽諸姬可比誘而殺之其惡尤甚衛秉禮之國文公又賢君且邢衛同爲狄所滅因齊桓仗義得復社稷乃瞰邢之弱而取之於義尤不順故亦絕之問春秋有討賊之義蔡般弑父自立楚人誘而殺之雖曰不義與殺無罪者亦宜有別春秋何以無異文曰楚

虞亦弑君之賊與蔡般同自當從兩下相殺之例然蔡般之罪終所當絕此當合前後參觀之昭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殺之公羊傳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也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夫有爲般之世子雖嗣立而不得書爵者不成其爲君也春秋之法諸侯有誅絕之罪者其子雖無罪亦當廢則討賊之義亦嚴矣楚商臣亦犯誅絕之罪而子孫享國且數十世則有弑君不復見之例以絕之亦未嘗漏網也

問春秋書世子者皆宜爲君之稱蔡世子有何以獨爲貶詞曰君薨未踰年稱子書子則不見貶斥之義書名又無當國之罪故從其本號書之般雖有罪然蔡之臣民奉以爲君者十餘年經亦嘗書蔡侯矣有侯則宜有世子不稱子而稱世子從其本稱非得正之稱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齊商人蔡般皆弑君之賊春秋書之曰齊侯蔡侯無貶詞者已成君也已成君則從五等諸侯之例非獎賊也辭窮則同也然商人終被弑亡後般亦死楚虞之手其子又慘死天道果可畏哉

問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穀梁傳曰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爲曹羈崇

也據范荅薄氏義則此所殺之大夫卽二十四年奔陳之曹羈未識與傳意合否曰公穀說此經皆主賢曹羈而意稍別公羊謂衆故不名穀梁謂非大夫故不名公羊謂諸大夫不死君難誅之得其罪經爲曹羈諱故不言曹伯滅并不言戰穀梁之意當亦如此其云爲曹羈崇者謂因賢曹羈故曹無命大夫而書大夫非謂大夫卽羈也孟子云晏子以其君顯又云百里奚相秦而顯其君子天下吳蠻夷之國其朝聘例不書惟吳子使札來聘以賢季子故書曹小國於傳聞之世不當有大夫因羈之賢而書并及殺大夫事是因臣而顯其君范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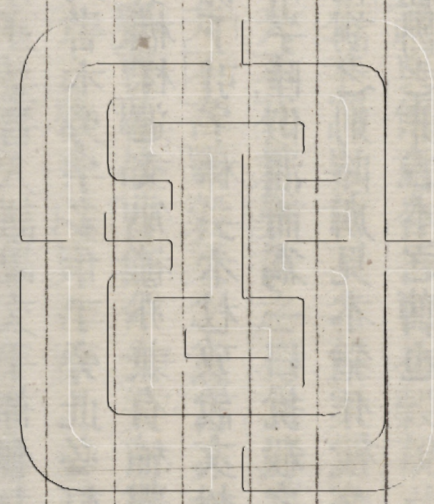
所言未得穀梁之旨

問打字不見於經典惟穀梁宣十八年傳戕挽殺也注挽謂捶打亦是晉人語說文手部無打字畢竟宜何從曰晉唐人書木旁字多作手旁此必朽字之譌說文朽槿也朽與構榘連文知槿亦兼有槿擊義

問釋文挽下引字林云木杖攷說文挽訓木杖挽訓解挽却是兩字陸似溷而爲一曰挽殺之挽本當从木旁陸引木杖訓之則陸所見本猶作挽字隸楷改从手旁而唐石經因之非古本之舊也

潛研堂文集卷七

門人袁廷檣校字



潛研堂文集卷八

嘉定錢大昕

答問五

問曲禮恭敬樽節之樽不見於說文何也曰樽當為剗說文剗減也又荀子不苟篇恭敬樽屈伸尼篇尊貴之則恭敬而傳其義皆與樽同

問曲禮七十曰老公羊疏乃云今曲禮七十曰耄豈徐彥所見本特異乎曰陸德明釋文云本或作八十曰耄九十曰耄徐所見者蓋卽此本故引以證何氏六十稱耄之異同後來轉寫誤入為七耳八十曰耄見於毛詩

故訓傳又見於許氏說文厥後劉熙釋名王肅注易郭璞注爾雅皆主此義易大耋之嗟鄭注謂年踰七十亦與毛許義不遠曲禮有曰耄二字者當是古本而陸以爲後人妄加蓋失之矣何氏六十稱耄之說與鍵爲舍人注爾雅相同服虔注左傳又云七十曰耄蓋漢人說耄義各不同要當以八十爲正也

問長者不及毋僂言注僂猶暫也非類雜暫與非類似不相應曰荀子云不問而告者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噴傲非也噴非也僂言者長者問所不及而輒以更端雜之卽荀卿所謂噴也說文僂互不齊也亦與非類

之說相近轉僂爲暫聲雖近而義則遠矣鄭注表記以僂焉爲可輕賤之貌亦取僂賤聲相近爲義僂與噴聲亦相近凡字从贊者皆非一之詞故叢木爲欝車衡三束爲轡以羹澆飯爲饋說文無噴字而訓僂爲不齊可證僂卽噴矣

問勦說之勦曹憲謂當从刀與左傳勦民字从力者不同其說然否曰說文勦訓勞鄭訓爲擊卽取勞之轉聲而借其義非有異文也說文刀部無勦字曹憲俗儒未達六書之旨故多妄說

問曲禮內則俱有男女不同椀枷之文鄭云椀可以枷

衣者又云竿謂之櫛釋器云竿謂之箎是櫛箎同物說文無此二字何故曰陸氏釋文內則篇本作柅說文柅訓落其字承柅之下當解爲藩落之落非虛字也李巡本爾雅作箎箎假借字

問左右攘辟鄭注兼存二義當何所從曰古揖讓之讓从手漢書禮樂志隆雅頌之聲感揖讓之容是也禮記多古字當以或說爲長注訓攘爲卻卻避尊者亦與退讓之義相因非有異也

問春秋有一人而二字者叔向之爲叔譽亦其類歟曰說文胙響布也古人名字相配故名胙字叔譽響與向

通故或爲向其作譽者當爲響之譌字形相涉轉寫易淆非有兩字也

問退然如不勝衣注云退或爲妥此何義也曰妥退聲相近易繫辭墮然示人簡矣孟喜本墮作退陸績董遇姚信三家作妥是妥與退同義妥或爲緩曲禮大夫則緩之鄭讀緩爲妥言其下於心亦取退下之義春秋傳交緩謂兩軍皆退也

問鄭注月令多引今月令以證文字異同正義謂不入禮記者爲今則呂氏春秋是也今呂氏書具在與鄭所引亦不盡合何故曰漢藝文志有明堂陰陽二十三篇

在記百三十一篇之外此禮記四十九篇小戴所傳劉向所錄鄭君據以爲注其別出於明堂陰陽者則謂之今日令矣說文引明堂月令如霖雨歲將饑終之類蓋卽鄭所謂今日令雖同出於呂氏而文不無互異也

問禮運云鳳以爲畜故鳥不獠麟以爲畜故獸不狘注獠狘飛走之貌正義謂獠然驚飛也狘然驚走也獠狘

二字說文皆無之

徐鉉新附狘字

獠爲鳥飛似不應从犬旁曰

陸氏釋文獠本作尙周禮大司樂注引此文亦作尙俗本从犬者誤也公羊傳陳侯鮑卒曷爲以二日卒之悵也注悵者狂也悵與狘音義同說文瘧狂走也讀若歛

悵狘皆瘧之異文當以瘧爲正字或作怵洪範五行傳禦聽于怵攸鄭康成讀怵爲獸不狘之狘是也說文走部有趨字訓狂走卽鳥不喬之喬張衡東京賦搆魑魅斯獠狂薛綜注獠狂惡厲之鬼名埤蒼云獠狂無頭鬼也喬本有狂義因喬狂連文并喬字亦加犬旁猶展轉之展作輾鉄質之質作鑽也

問八蜡之神諸家說不同鄭康成謂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啜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也王肅分貓虎爲二而去昆蟲陳祥道則去昆蟲而增百種呂大臨則去先嗇昆蟲而增百種又分貓虎爲二或又有分郵

表啜爲二而去昆蟲者當何所從乎日記稱蜡者索也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孔冲遠詩正義云八蜡爲其主耳所祭不止於此四方百物皆祭之春官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再變而致羸物三變而致鱗物四變而致毛物五變而致介物六變而致象物注云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又大宗伯以禴辜祭四方百物注云謂礫禴及蜡祭是蜡祭四方百物皆祭之然則鄭康成蔡中郎以昆蟲爲八蜡之一非無徵矣或謂昆蟲害稼於禮不當祭予謂人與物一也人死爲鬼鬼有所歸則不爲厲故泰厲公厲族厲之祀先王舉而不廢

蝻蝻螟蝗之害稼亦由政治之失而生則必有神以司之矣祭之俾上之人知所警戒而小民亦有所恃以無恐此八蜡所以終昆蟲也

問明堂位俎用梲巖注梲始有四足也巖爲之距巖字說文未收从山於義無取曰陸氏釋文巖又作榘說文擲从手有所把也夏后氏俎用梲止有四足般人加以橫距謂之擲者取其手可把持又謂之距距擲聲相近也

問內則有櫛緹注緹韜髮者也說文無緹字未審當何從曰士冠禮緹纒廣終幅長六尺注纒一幅長六尺足

以韜髮而結之矣士昏禮姆纒笄注纒緝髮亦廣充幅
長六尺纒卽緝之異文也史記周本紀其罰倍纒徐廣
云一作蕤五倍曰蕤蕤與纒同故緝亦與纒同鄭箋柏
舟詩引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纒笄總正作纒字

問內則免墓之免鄭解爲新生者其義何取曰說文𦣻
生子齊均也婦人妊子初生爲𦣻故艸木之新生者亦
名𦣻免卽𦣻之省文古讀免如問與萌聲亦相近薨本
蒿里字借爲枯槁之槁

問冠帶垢和灰請漱與盥漱之漱異義曰說文漱盪口
也凍澌也凍與漱異文亦異義曲禮諸母不漱裳及內

則和灰請漱字皆當爲凍

問中庸費隱之義曰費釋文又作拂古文費拂相通道
拂則身隱卽承上遯世不悔之文而申言之古注至精
無可更易後儒疑君子之道爲開端之詞叛立新義以
費隱兩字聯貫後數章按曲禮云不詞費論語云惠而
不費費非美詞古書從無以費讚道者且中庸一篇絕
不更及費字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又曰道不遠人可離
非道也以道爲隱非子思立言之旨昔人謂臧三耳甚
難而實非其費隱之謂乎

問君子胡不慥爾說文無慥字鄭訓慥慥爲守實亦

不見於釋訓未審何據曰古書造與蹙通韓子忠孝篇
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孟子作其容有蹙大戴禮保傳篇
靈公造然失容賈子新書作戚然周禮夏官掌固夜三
鑿以號戒杜子春讀鑿爲造次之造而今人皆作戚音
蹙又戚之轉也慥慥猶蹙蹙當取不自足之意鄭以爲
守實恐未必然

問中庸必得其壽朱注云舜年百有十歲蓋據尚書三
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之文而僞孔傳謂三十
在位者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服喪三年其一在三
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一百一十二歲鄭注尚書

則以舜生三十爲句徵庸二十爲句在位五十載爲句
謂生三十年歷試二十年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
百歲也此三說者直何從由史記舜本紀舜年二十以
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
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
合計之實年百歲且三十而堯舉五十而攝位中間二
十年爲歷試之歲故本紀又云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
堯使攝政與鄭氏徵庸二十之文恰相符合史公從安
國問故所載多古文說則東晉古文以二十在位爲句
又改二十爲三十必非孔壁之舊又添出服喪二年爲

百十二歲益不足信矣

問緇衣一篇其文大似論語其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遷心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謹于言而慎于行生則不可奪志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皆與論語同劉獻以為公孫尼子所作公孫氏殆七十子之徒故得聞孔子之緒言歟曰愚嘗讀舊唐書載沈約之言云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其詞純粹平易非子思子不能作也鄭康成注論語不可

以作巫醫云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也其注不占而已句云易所以占吉凶無常之人易所不占也皆依緇衣為說以經解經信而有徵衛瓘云無恒之人不可以為巫醫巫醫則疑誤人也此朱注所本然於下文不占之義終難通矣

問聘義緇密以桌注緇致也說文無緇字當用何文曰緇當从禾旁詩集于苞栩傳苞稹也釋文云本又作緇鄭箋云根相迫迮梱致也與此注訓緇為致同

問婦人之義從一而終而禮有七出之文毋乃啓人以失節乎曰此先王所以扶陽抑陰而家道所以不至於

窮而乖也夫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婦以人合者也
以天合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
就之義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而孝弟之衰自各私其
妻始妻之於夫其初固路人也以室家之恩聯之其情
易親至於夫之父母夫之兄弟姊妹夫之兄弟之妻皆
路人也非有一日之恩第推夫之親以親之其情固已
不相屬矣矧婦人之性貪而吝柔而狠而築里姑姊之
倫亦婦人也同居而志不相得往往有之其真能安於
義命者十不得一也先王設為可去之義義合則留不
合則去俾能執婦道者可守從一之貞否則寧割伉儷

之愛勿傷骨肉之恩故嫁曰歸出亦曰歸以此坊民恐
其孝衰於妻子也然則聖人於女子抑之不已甚乎曰
去婦之義非徒以全丈夫亦所以保匹婦後世間里之
婦失愛於舅姑讒間於叔妹抑鬱而死者有之或其夫
淫酗凶悍寵溺嬖勝凌迫而死者有之準之古禮固有
可去之義亦何必束縛之禁錮之置之必死之地以為
快乎先儒戒寡婦之再嫁以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子
謂全一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於父母兄弟其事大故
父母兄弟不可乖而妻則可去去而更嫁不謂之失節
使其過在婦歟不合而嫁嫁而仍窮自作之孽不可追

也使其過不在婦歟出而嫁於鄉里猶不失為善婦不
必強而留之使夫婦之道苦也自七出之法不行而牝
雞之司晨日熾夫之制於婦者隱忍而不能去甚至於
破家絕嗣而有司之斷斯獄者猶欲合之知女之不可
事二夫而不知失婦道者雖事一夫未可以言烈也知
臣之不可事二君而不知失臣節者雖事一君未可以
言忠也此未諭先王制禮之意也

問周禮疏以鄭康成爲漢大司農北海郡鄭沖之孫攷
後漢書本傳但稱八世祖崇尙書僕射不言其祖名沖
惟魏晉時有鄭沖與何晏同修論語集解乃在康成之

後且滎陽開封人非北海人也曰禮記毛詩正義儀禮
疏俱不云康成祖名沖恐係周禮疏誤爾

問鄉師巡其前後之屯注故書屯或爲臀鄭大夫讀屯
爲課殿課殿之文賈氏未審所出敢問何謂曰古文尻
臀字本作尻殿从尻得聲臀又从殿取聲人之一身臀
居其後軍後曰殿亦取斯義漢時課吏有殿最之法亦
以居後爲殿也

漢書宣帝紀地節四年詔
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杜子春讀爲

在後曰殿與課殿之義同後鄭以殿旣爲後則上文不
應更著前後字故改從屯耳

問禮謹男女之別而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

也奔者不禁然則溱洧秉蘭相謔詩人何以刺之曰此會字讀如惟王不會之會謂會計其數非令其合會也凡男女自成名以上媒氏既書其名矣娶判妻入子則又書之是匹夫匹婦其嫁娶皆書於媒氏仲春會男女謂會計其未嫁娶者令其及時嫁娶也古者女子有罪爲人妾而內則云奔則爲妾以其六禮不備卑之也仲春奔者不禁謂不禁其爲人妾耳聖人豈導民以淫奔哉會字之解得之梁鴻翥梁德州貢生所著周禮解予未及見此條則李南澗爲予述之

問牛人職云軍事共其犒牛春秋傳亦屢見犒師之文

而說文無犒字張有復古編謂卽鎬字果何所據曰經典無以鎬與犒通者唯玉篇云犒與鎬同故謙中從之其實不足據也攷牛人疏云將帥在軍枯犒賜之牛謂之犒牛又大行人職云若國師役則令犒禮之注故書犒爲橐鄭司農云橐當爲犒謂犒師也左傳公使展喜犒師服虔注以師枯犒故饋之飲食然則犒本从木後人因此犒牛字妄改爲牛旁爾

問守祧掌先王先公之廟祧注故書祧爲濯說文無祧字今以濯代之未審可否曰集韻祧古作濯濯非古字蓋本作濯後人以偏旁相似改从示耳古書从兆从翟

之字多相通借詩佻佻公子韓詩作耀耀書顧命王乃
洮潁水鄭訓洮爲濯則濯亦有洮音許君習周官古文
不別出祧字蓋亦以濯爲祧也鄭康成注祭法云祧之
言超也超上去意也超祧聲亦相近

問大司樂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賈疏謂圜丘取
丘之自然未必要在郊無問東西與南北方皆可其說
然否曰古人分郊丘爲二祭賈意郊在南方圜丘無定
所故爲此說其實非也孔穎達郊特牲疏云圜丘所在
雖無正文應從陽位當在國南魏氏營委粟山爲圜丘
在洛陽南二十里然則周家亦在國南但不知遠近其

義當矣

問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曰類曰造曰禴曰禋曰攻
曰說而詛祝亦掌類造攻說禴禋之祝號攻說之名於
古未見曰墨子兼愛下篇引湯說之辭曰惟予小子履
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
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
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又釋之云此言湯
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詞說於
上帝鬼神則說之禮般人已有之矣呂氏春秋季秋紀
云昔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

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于是翦其髮擲其手以身爲犧牲用祈福于上帝與墨子說正同鄭謂攻說用幣無牲其不然乎孔安國注論語予小子履一節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然墨子書引湯說不云湯誓且係禱旱告天之辭非伐桀告天之辭孔殆誤矣東晉古文尙書出又以此文竄入湯誥使孔壁書果有予小子履云云見於湯誥則安國注論語何故舍湯誥之正文而別引墨子書乎益不然矣問玉人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說文龍爲

駝將爲埒先鄭讀龍爲尨與許叔重義頗協唯將埒二文音義全別何歟曰將當依說文爲埒玉石半相埒也將不得有雜義或係後人轉寫之譌

問玉人注瓚讀如餐屨之屨說文無屨字未審其音義曰據玉篇屨卽饋之古文說文云饋以羹澆飯也禮記內則云小切狼臠膏以與稻米爲醢注狼臠膏臠中膏也以煎稻米則似今膏屨矣釋名臠饋也以米糝之如膏饋也賈疏謂漢時有膏屨蓋本內則注集韻屨以膏煎稻爲醢與賈疏合凡从贊之字皆有相佐義故鄭以瓚爲雜名

又問說文饗與鬻同鬻也與此注饗屢義似異曰饗醑聲相近內則醴醑之醑注亦訓爲粥而於小切狼膾膏以與稻米爲醑句則云此醑當从飭破醑爲饗取其聲相轉是鄭意以饗當膏屢與醑訓粥者不同矣賈侍中說醑爲鬻許君則訓醑爲黍酒而兼存賈說鄭注亦與賈同

問攷工記梓人矢人篇皆有罔字說文無糸部从閃亦無義曰此卽籀文罔字罔譌爲門又譌爲人非別有罔字也周禮多古文後人不通六書任意更改如輿譌爲輿囓譌爲剗全失製字之旨

問士冠禮冠者以枳祭醴興坐啐醴掄枳唐石經掄爲建顧氏以石經爲誤然否曰士昏禮婦受醴亦有以枳祭醴坐啐醴建枳之文則石經作建爲是敖繼公本亦與石經同是宋時猶未誤也今本所以誤者乃緣陸氏釋文有掄枳二字疑爲經文遂妄改建爲掄爾鄭注本云建枳掄枳于醴中陸所見本掄枳作掄枳故云本又作挿或作扱要是注文非經文有掄字也經典釋文本單行之書今注疏本以釋文散入各經注下頗有舛譌而儀禮一經尤多芟削甚至以釋文溷入注中讀者不察乃謂鄭君注經已有翻切校刊之不謹貽誤後生多

矣

問禮記儀禮俱有周弁殷皞夏收之文說文無皞字未
 審所从曰皞當从月吁聲鄭注士冠記云皞名出于幠
 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予謂皞與芋通詩君子攸芋
 箋云芋當作幠幠覆也釋文芋或作吁其加曰者經師
 附益之字也漢書藝文志有芋子十八篇即史記之吁
 子也張敞傳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幠孟康讀幠為詡以
 是推之幠亦有吁音

鈕樹玉云宋本說文及五音韻譜
 覓字下竝作殷曰吁明刻五音韻

譜亦
 作吁

問士昏禮有纒笄被纒黼之文說文無纒字何故曰士

昏禮及禮記雜記皆有纒字而義各別士昏禮注纒禪
 也玉藻禪為絅中庸衣錦尚絅釋文本又作纒詩碩人
 丰並作衣錦褰衣絅褰纒皆同物也雜記如三年之喪
 則既纒其練祥皆行注纒艸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纒
 說文鞵桌屬即雜記所謂纒也鞵與褰通故說文引詩
 衣錦鞵衣其實禪衣字當从褰桌纒字當从鞵為正也
 問士昏禮父蘇子辭云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荀子書勗
 作隆惠松匡謂當由避殤帝諱改為勗如毛詩隆衝為
 臨衝之類信有之乎曰禮家傳聞文字不無異同要當
 從其長者勗帥以敬於義為長且信諸子不如信經若

云避諱更易則無是理士冠禮稱棄爾幼志志爲桓帝諱受天之祐祐爲安帝諱皆未改易卽以毛詩徵之四月秀萋秀爲光武諱思皇多祐祐爲安帝諱亦未改易也臨衝韓詩作隆衝韓詩在漢時立於學官何嘗避隆字耶

問旣夕禮燕器杖筮注筮竹篋蓋也陸氏釋文篋字無音何故曰賈疏釋篋爲竹青皮則篋當爲筠字之譌陸所見本亦必作筠筠字禮記屢見故不更加音爾說文無篋字張參五經文字竹部亦不收篋字可證唐以前無此字惟丁度集韻九虞部始收之讀如敷蓋此注

之譌昉於北宋矣

問喪禮有贈見於禮經春秋其來舊矣說文不收此字何也曰隱元年服氏注贈覆也天王所以覆被臣子旣取覆冒之義則文不當从貝竊意古經文當爲贈書武王惟冒許叔重引作贈此古文以贈爲冒之證徐鼎臣於貝部增贈贈諸字未達叔重之旨

問贈當爲贈以尙書徵之直可信矣贈字亦說文所未收不識古文何從曰周禮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贈補之注云故書贈作傅故書者古文也傅者附也助也許君从古文故不取贈字

問世俗父歿稱孤子母歿稱哀子父母俱歿稱孤哀子見於温公書儀於古有之乎曰士喪禮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哀子某來日卜葬其父某甫考降士虞禮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哀子某來日某隕耐爾子爾皇祖某甫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雜記喪稱哀子哀孫曲禮孤子當室冠衣不純素郊特牲春饗孤子深衣孤子衣純以素孟子幼而無父曰孤是哀子孤子俱無父者之稱温公書儀大率本之劉岳五季亂離士大夫鮮有知古禮者其稱謂蓋未可據

問少牢勿替引之注古文替爲袂袂或爲載載替聲相近袂字似可疑曰袂當爲秩字形相涉而譌也說文載爲戴詩秩秩大猷說文引作戴戴是秩與戴通書平秩東作說文作平艷艷从弟聲則秩亦有弟音故與替聲亦相近也陸德明讀袂爲決則陸所見本已譌矣問特牲少牢士虞俱有醕尸之文說文無醕字何故曰今本特牲注云今文醕爲酌少牢士虞注並云古文醕爲酌酌當爲酌說文酌少少飲也音與醕同許君從古文必以酌爲醕也學者多聞酌少聞酌故注文譌爲酌特牲注云今文亦當爲古文之譌所謂三占從二也陸氏釋文於酌無音蓋陸所見本已譌爲酌矣

潛研堂文集卷八

門人袁廷檣校字

